



年过七十，天天面对着疫情的蔓延，忧心如焚！做不成什么事情了，只能天天宅在家里读书，是文人常见的生活方式。不少文人还把呆在书房里安心读书，视为理想的人生状态。

今年春节之前，刚刚写完一部新的长篇，通读润饰之余，我想同样可以利用春节长假，好好地读一点书了。

积压下来没有读的新的作品，还真不少哩。夏天书市上，买了两大包书，好几本连塑封都没打开呢。元旦过后又去书店和钟书阁选了两大包，要知道这些都是报纸上登过封面，不少还是国际上得七七七八八的奖项的。有当代世界上写得最好的短篇小说集，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新作，还有近年译进来的美国当代勤奋的小说家保罗·奥斯特的长篇小说《4321》《幻影书》。这位同行和我年龄相仿，我得读一读，知道一下他是如何写的，了解一下他又是如何根据今天的美国生活选材的，写些什么东西。况且他一写就是厚厚的一本，足有75万字之巨。至于比我年轻的作家新作，那就更多了，书名就很吸引人的《女人无名》《坏血》《邻人之事》《旁观者》……这年头有了翻译软件，把一本书读一遍，就可以翻成中文了，遂在此基础上作文本润饰，翻译的文学作品可谓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况且

且书价贵啊，那本书名《4321》的长篇，定价148元。买回家总得认真读。还有，国内几家大出版社，每年年终总要送的他们社内出版的优秀新书，总得看看吧。出版社赠送的好书，除文学书之外，还有人文历史的，哲学的，美术的……人家这是要我这个仍在写作的作家，好好地拓展视野，写得更出色一点呀！我总得一本一本细细地学习吧。

按照以往的春节假期，这么多的书我肯定是读不完的。两天看一本，我也至多能把熟悉的贵州侗族作家的五卷集读完罢了。他的书有作家评价是“伤心的流水”，他写的侗寨男女生活的村子，又是我年

宅家读书

叶辛

轻时生活过的地方，我能比其他人读出更多的韵味。可只读他一个人的书，其他书就只能翻一下内容提要 and 前言、后记了。那不太亏了嘛！

1月23日，武汉封城了。疫情牵动着我的心，电视上、广播里、所有的媒体和不离身的手机上，都在说“呆在家里就是贡献”“少出门、不出门”。

这下好了，我连以往习惯的散步和去邮局办事都可以省却了。安心心地读书吧。书本一会儿让我带去爱尔兰，领略那里的风情俚俗，一会儿让我在更遥远的海岸认识

腴优雅而又激情满怀的海洋生物学家卡森，哲学的黄金十年，原来是一个魔术师时代，唐宋元明清的中国大小文人，竟然还有这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而海外的纪实作品，和我们中国文坛的写法，真的大不相同，《爱情生活》和《邻人之妻》这类小说，可以说读得我瞠目结舌……

别以为我沉浸在书本的海洋里不食人间烟火，每天夜里，我是通过微信和电视机，关注着疫情在上海、在北京、在贵州和湖北的情况，期待着“拐点”的出现，盼望着这场灾难快点过去，快点！

宅家读书，从1月23日到今天，我只出过一趟门，下过一次楼，走出过一次弄堂，我一口气在僻静的人行道上走了一万多步。我要看一看上海这座城市的一副面貌。这天夜里，由于步行了一万多步，我睡得特别沉，一觉醒来，天都大亮了。

其实宅家读书的日子，对我来说不是第一次。50年前在贵州山乡的砂锅寨，从中秋到深秋，整整下了37天的雨，把成熟在田里的庄稼都淹坏了，我也在茅草屋里，翻来覆去地读我带到乡下去的小说，读得厌了就抬头望天，盼雨停。现在的每年夏天，连续六七年了，我也宅在贵州山里的家中，读书看山，早晚沿着山路走到十里河滩，看摇曳多姿的荷花清晨和傍晚不一样的形态，看长长的溪水从高高的山上流淌过来，又流向远方的布依寨上。

今年的“宅家读书”，非同一般。

每到岁末时，我会想起我的中学英语老师，因为大街小巷商场咖啡馆都会飘过那首歌《Jingle bells》。面前会浮现一个标准上海老克勒般的先生，左手拿书本，右手挥舞着节拍，教我们唱着这首英文歌。惭愧的是，我已不记得他的姓，只记得他的面庞与神情。

还有一位英语老师则是同学们常常谈起的，上她的课令我们开心无比，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英文歌，这在上世纪80年代简直是不可思议。

朱丽丽老师大学一毕业就被分配到我们中学教高中英语，成了我们班主任。在那个穿着严谨的年代，突然眼前出现一个长裙飘飘的女孩，常常笑着用她亮丽的音喉讲出一串动听的英文，令人如沐春风。她不像其他老师一样说教，个性开朗活泼，为人热忱，完全就像姐姐一般。

每天，我们都期盼着上朱老师的英语课，因为课上她会放经典英语歌，绝大多数歌我都是第一次听到，感觉好美，又为我不大会这些英语而暗自着急。

和我一样想法的同学不

重逢在异乡

李伶

少，很多人就有了学好英语的动力。

可是，一个老师上课经常放歌在那个年代绝对大胆。没多久，同学们听说朱老师挨批了。而朱老师挨批还不止于上课放音乐。周末，她还会带我们出去玩。印象最深的就是去佘山，班里大部分同学分成两批出行，一批骑自行车一批乘公交车。从市中心骑车到佘山，想来真是年轻人的壮举，我当时怎么做到的？第二天还兴致勃勃地上课？

2020年元旦后，我到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按照朱老师微信上提供的攻略去了向往已久的诺贝尔颁奖地和沉船博物馆，然后在说好的地铁站口等待朱老师接我去她家晚餐。与高大北欧人相比，娇小的上海姑娘朱老师是很好认的。可是朱老师出现时我还是一愣，她一头银发！

她的瑞典先生 Olle 开着车载我一路听音乐到家。朱老师一开口，就立刻

会回到那个熟悉的她：明快、开朗、真诚，有着动听声音的老师。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个性与气质竟然一点没变，总是令人感到十分亲切。

她的家布置得十分温馨、舒适又充满情调。仔细看的话，几个景德镇瓷器和几个扇面能看到中国风。她一边做菜，一边和我讲着过去的事，以及在曾在上海工作多年的先生的相识。她和先生的交谈除了英语还有瑞典语，在她讲来也是十分好听。

交谈中我得知，当时她因为上课方式比较大胆等原因被说事，后来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情最终辞职，毅然放弃这个很多人羡慕的教师编制，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

多年以后，在斯德哥尔摩，我来到她的小天地，喝着酒，吃着小牛肉，谈论逝去的岁月。虽然是在冬季，但是温暖包围着我。我把视频和照片发同学群，他们纷纷点赞：除了白发，我们的朱老师依然没变！

外面繁星点点，音乐却未停止，那一首首经典老歌似乎还在耳边……

2020年的疫情牵动着所有人的心。由于武汉肆虐的新冠病毒肺炎是通过飞沫、接触、呼吸等传播的，为了防护和阻止病毒的蔓延，有效的措施是阻断和隔离。

阻断是拒绝带有病毒的空气被吸入人体中，隔离是避免人与人的接触，防疫第一条必须戴口罩。在通过呼吸道传播的传染病流行时，戴口罩是最简便和直接的防护，因为它对病毒有过滤作用。

春节戴上口罩出行，就诊患者爆满，诊室拥挤。就诊中，半数患者来自上海周边地区，有的戴口罩，有的不戴。为了避免近距离接触，医患交流简洁快速，该检查的开具检查单，该开药的开药，随后等待检查回来的就诊者，解读检查报告，给出诊断和治疗意见。完成门诊，回外科病房关照出院病人回家过

节的一些注意事项。

想到总要出门买个菜，或去医院值班路上，我也需要口罩，决定去附近药房买，走了两个药房，没有买到，在联华超市买了点菜和杂物，庆幸买到了一瓶84消毒液。回家找出

口罩

汪洁

了唯一一盒去年为防雾霾而买的N95口罩备货，作为自己的抗疫用品，对付着用，想着等年后开工，医院一定会提供职工口罩等工作必需的防护用品。

除夕至初六放假，响应政府号召，尽量不外出，也不聚会，在家自觉隔离。初七上班，医院规定，病房查房和门诊，医生每隔4小时可以领一个医用防护用品，领取护眼镜一个（结束工作必须归还），口罩成为紧缺商品。我的家属、邻居和朋友都来电话询问我有多余口罩吗？我把家里不多的N95两个或三个送给他们救急，我先生还送给家门口清理垃圾的师傅两个，并

告诉他们去居委会预约定点药房买口罩。

想着医院既然口罩紧张，急诊一线和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更需要口罩，我就在网上和小区群里找到有买口罩的渠道，预定了两批医用口罩各100个和KN94的韩国生产的口罩，最终医用口罩被退钱。

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春节前后，大疫来袭，口罩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还有人会时不时来问我口罩有吗？没有口罩怎么出门？没有口罩如何防护？有人从海外带回，更有世界各地

为支援武汉和一线医护捐赠大批口罩，相关口罩厂春节期间更是加班加点地生产，向他们致敬！建议宅家的和上班的人，合理、正确、节约地使用口罩，把紧缺物资送给战斗在抗疫一线最危险、需要防护的医护和其他工作人员。

乐观地想，未来日子里，随着疫情控制，乃至消退，人们就不用一讲到口罩就犯愁。而现时，口罩一定人人要戴，在自我防护的同时，也是尊重他人的美德和社会责任。



剪指甲(剪纸) 李建国

每个人的一生中多少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点缀着自己五彩斑斓的生活。

2013年6月底，我在大街向别人问路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当天，本人一路朝绍兴路方向赶去，准备到市新闻出版局报名参加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走到陝西南路永嘉路口时，我想抄近道儿少走冤枉路，就向一个迎面走来的女士问路。有趣的是，我和她同时立定后竟同时异口同声地向对方发问：“麻烦您，我想问一下……”双方半句话出口，版本居然不谋而

合，彼此不禁莞尔。为了遵从女士优先的惯例以展示自己的绅士风度，我立即说道：“请您先问吧。”不料，对方一展淑女风范非让我先问路不可，如此我只得恭敬不如从命。于是，她先热情地要去市新闻出版局的我指路，我再耐心地告诉对方她想去的中国电影院该怎么走。如此一来，双方同时扮演了问路者和指路者的双重角色。

地处繁华街头的轨交

《阅微草堂笔记》载：纪昀父亲任皇家粮仓监督时，某仓后墙倒塌，挖开墙基，发现鼠足有一石多，其中有的像猫一样大。墙倒的原因找到了：老鼠长期在墙下打洞、繁殖，鼠辈越来越多，洞也越打越大，以至于墙基被掏空，最终倒塌。

寄身墙下，却挖墙不止；拥有得越多，离灭亡就越近。由此可见，因为贪婪和自私，整天忙碌的硕鼠们无疑是愚蠢和短视的。联想到当今的鼠辈贪婪成性愈演愈烈，不也在自掘坟墓吗？《戒贪铭》曰：“财富人所羨，但须问来源。来源果正当，虽多不为贪。来源不正当，清夜当自惭。人皆笑我痴，虽痴亦自适。不痴何所得，痴又何所失。居官本为民，贪求非吾志。钱多终非福，人格足矜持。富贵等浮云，荣虚能几日？人生数十年，所争在没世。”这对那些以权谋私者无疑是一帖镇静剂和清醒药。

贪鼠

那秋生

南京西路站是2、12、13号线三线换乘站。有一段时间，乘客们从轨交12号线12号口进站或出站时，常会看到一名工作人员站在闸机外专门负责提醒游客如何换乘不同线路的地铁。有意思的是，此人不断重复的提示语怎么听怎么像是一段拗口令：“需要换乘的乘客们请注意，换乘2号线的请走13号出口，换乘13号线的请走12号出口……”我每次听到这段温

街头巷尾拾趣

明德

如果直白地说，客人想吃一块大肥肉，一个鱼尾巴，会显得有点搞笑，而且会让客人尴尬。

在开面馆的过程中，细心的面馆老板慢慢悟到了客人的想法，于是，一种在传递信息和保护隐私中取得平衡的面馆响堂语言诞生了：吃面的时候汤要多，就叫宽汤，汤要少，就叫紧汤；浇头不要和面放在一起，用小碟子装，就叫过桥；大蒜叶多放点，就叫重青，不放叫免青等等，就好像给客人的需求加密传输似的。这一番音乐般的面馆响堂，使得这座城市更加活色生香了。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在苏州，吃面前需要“对密码”。苏州面馆中，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切口”，暗合了人们对一碗面条的精致需求。米其林标准在这历史悠久的韵味无穷的通关密码前，也会自叹不如。

如果你生活在十八世纪的姑苏城，你可能会这样度过你的一天：一早在熟悉的那家面馆吃一碗汤面，上午在茶馆喝茶，下午泡个澡，晚上在观前街或者石路看一场昆曲。

说到昆曲，其与一碗面的精妙还真的有不少共通之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昆曲繁复华丽的游戏规则，有点像做一

碗面条。昆曲中，一个字可以拆成字头、字腹、字尾，各个阶段如何发音，又各有标准。一碗面条也是如此，首先细化成浇头、面条、面汤，然后浇头中又细分，如焖肉浇头，分为五花、硬膘、爆鱼浇头，分为鱼头、肚裆、甩水等。

话说你来到那一家前面是石板街，后面是小河的面馆，堂倌将你领到沿河长窗那里的老位子，尽管纤尘不染，他手中的毛巾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你即将要坐的桌椅上，做了一个拂尘的动作，宽大的衣袖随之飘舞起来，那一瞬间，有点像昆曲中的水袖翻飞。你坐下后，堂倌开始大秀

一碗面的通关密码

刘建春

他的优美的大嗓门：“老吃客来哉！宽汤重青双浇，面要硬面，肉要硬膘，鱼要甩水！”一连串的话语，好似帮会的切口，店里回事的时候，后厨灶台上的下面师傅，已经收到这个特殊的“摩尔斯电码”了。只见他会心一笑，双手好似凤凰点头，忙碌一番，一碗符合客人要求的面就变魔术似的端到客人面前了。

有一块刻于清朝光绪年间的石碑，至今留存。当时苏州城

里面馆众多，成立了面业公所，规定每家面馆捐出每个月营业额的千分之一作为面业公所的活动经费，当时就有88家面馆店名刻在了石碑上。可以想见，那时候的苏州人是多么喜欢吃面。

响堂，意思是就像唱歌那样说出客人的个性化需求，在第一时间通知后厨，让灶台上的师傅及时根据客人的要求制作，不用堂倌跑前跑后靠双脚传递信息。故意通过类似切口的隐晦语言说出客人的要求，我的理解，并非故弄玄虚，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既要传递信息，又要保护客人隐私的需要。

七夕会

七夕会

